

WENYIXIANGJUNBAJIA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田中阳 卷

惟楚有材



文艺评论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新
知
识
PDG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文艺评论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田中陽

论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小说的叙事特色

田中阳

湖湘文化对二十世纪湖南文学文本的影响，是深刻的，亦是多维度的。我拟从叙事视角切入，对湖南二十世纪小说文本作一次解读。叙事视角是近代叙述学的一个轴心概念，它可以视为一种纯形式的概念。但是现代叙述学认为，在小说写作技巧中，叙事视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表述的是叙述者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因而，叙事视角的处理对小说艺术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寻找多样的视角，成为现代小说的艺术追求之一。不管叙述者是作者还是别时角色担任，这个叙事视角的决定权无疑是¹⁵

20 * 15 = 300

湖南电视台编印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第一辑

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体系的思考 /003

涅槃中的阿Q /016

——新文学农民形象审美视角的三次选择

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029

当代海峡两岸乡土小说比较 /048

当代海峡两岸现代主义小说比较 /061

第二辑

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艺术个性 /077

永恒的魅力 /089

——区域风俗对文学的影响

不露形迹的补救 /104

——区域风俗对当代小说政治化倾向的消解

一个重要的角色 /119

——区域风俗与当代小说历史蕴涵

方言在当代小说中的叙述功能 /137

方言在当代小说中的修辞功能 /148

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当代小说 /163

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 /177

第三辑

强韧的引力 /195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作家心理定势

归聚于大体一致的人生轨道 /204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219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沉重的“浪漫” /243

第四辑

唐代诗杰的真正知音 /257

——读《怅望千秋——唐诗之旅》

《曾在天涯》的意义 /261

秋雨入围 /263

我看“王朔看金庸” /267

敢问路在何方 /270

读鲁迅 /273

田中阳主要著作目录 /283

总跋(谭 谈)/285

第 一 辑



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体系的思考

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确立之后,尤其当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重新构建更完整、更科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内容体系,就成为一个亟待完成的工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其中包括着两千余年封建史的农业国度,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小农经济形态和宗法文化观念相互维系,相互撑持,使这种社会呈现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形态。1840年以来,150多年时间里,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赴汤蹈火,都为的是使中国由这种传统的落后社会走向先进的现代化社会,追上世界潮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表现为不同的情境,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走过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基本走向却始终不可移易。在当代同样如此,大陆和台湾社会制度各异,经济形态不一,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却是一致的历史趋向。这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走向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必然举措,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举措。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

展首先就受到这一历史发展趋向的根本制约。其中,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中和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而又关系重大的课题,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交汇、融构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涅槃新生的过程。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学,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一直在传统和现代、中和西之间作一种二律背反、二元对立的矛盾运动。站在传统之中反叛传统,身在中国文化场学习、接受外来文化,甚至倡导“全盘西化”,因而总是置于不可避免的悖论之中。如在显意识层面反叛传统,学习西方,潜意识层面却维护传统,排拒西方;或许显意识层面维护传统,排拒西方,但潜意识层面却悖离传统、认同西方。个体的自我,乃至民族的自我在显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展开的这种矛盾的冲突,正是中华当代文化内在冲突的重要的表现形式。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就正深刻地体现着这种文化的内在冲突,我们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立足于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路向看问题,就可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这样一条内潜的深层的基本线索。

新中国诞生之后的大陆文学以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为标志分为头27年(1949—1976)和新时期(1976—)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头27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迥然相异的历史走势。头27年大陆的历史走势,固然受到世界“冷战”背景的制约,同时也深受中国封建残余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封建的积淀深重,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又失之肤浅和片面,所以迂回曲折很多。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严重阻碍了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以致把社会推向十年动乱的深渊。“文革”十年是在十分激进,十分“现代”的“革命”舞台上演了一出十分荒唐的封建闹剧。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也曲折多舛,它的意识形态性被发挥到极致,而审美性则萎缩到可有可无的程度,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但新时期文学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环境大气候变了。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矫正了过去文艺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大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

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同样是充满矛盾曲折的。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入,市场经济在一步步替代计划经济,与世界接轨也成为越来越迫切的现实要求,在这场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中,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变革,中和西、传统和现代发生着最激烈的碰撞,最深刻的融汇。继承、更新和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出路所在,也成为中华文化涅槃新生的根本出路所在。这场文化“涅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最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来。

新时期文学至今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76年10月至1984年为第一阶段,从1985年至1989年为第二阶段,90年代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文学基本还是采用政治视角,作家们注重的还是文学“载道”的功能,对文学审美的特性注意不够,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方法,和头27年文学比较,这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在推动中国的历史车轮早日脱离由长期的极左思潮形成的泥淖而登上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立下了赫赫功勋。那个阶段文学经常产生的

“轰动效应”，主要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效应。文学“载道”的传统，“经国之大业”的效用在第一阶段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文学“载道”必须审美化地“载道”。这一点从总体上说在这一阶段占主潮的文学中却显得有些不足，而视角的单一，使我们看到的历史基本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政治斗争史，而不是包括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在内的一个综合的历史进程，很难在人性 and 人的心理层面看到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具体性、生动性和错综复杂性。

第二阶段的文学则是多元化的文学。多元化首先表现在审美视角的多元化，由单一政治视角的文学转变到“人学”的多元视角的文学，尤其是文化视角的引入，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整个地成为文学创作面对的厚重的背景，也使文学面对西方现代文化、文学有了“拿来”的更自觉的眼光，对改革的艰难也看得更深刻了，前期“改革文学”的那种理想化的表现逐渐消失，现代化建设中的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改造国民性”重成文学主题。视角的多元化使文学的空间变得异常广阔了，作家的才情有了任其发挥的天地，由于数十年的单一政治视角的局面，由于传统现实主义长期奉为正宗带来的审美思维的偏狭枯萎，也由于片面强调大众化、通俗化带来的对文学经典性的淡漠，许多作家在这种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笔拙了，失语了。回首他们身后由屈原以降竖起的一座座挺拔巍峨的文学大山，他们感到了心力不足而自惭，而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等带来的世界性挑战，他们又升起一种神圣的民族责任感。这一时期，在创作方法上也实现了多元并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同时并存，虽有排斥，但主导方面是融合。现实主义去掉了唯我独尊的虚妄之气，走出作茧自缚的困境，和其他创作方法实现优势

互补,成为“开放的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和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融汇是最深层的,同时也十分表层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学大奖,于是走上“恶性西化”之途,而作为反拨,一批作家又竖起了“回归传统”、“回归乡土”的“寻根文学”的大旗,文化风俗小说也成为实绩斐然的创作潮流,形成80年代中后期大陆文坛文学思潮的两极律动。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几乎都在中和西、现代和传统的碰撞、融汇中浇铸自己新的文化品格,出现了许许多多具有新的审美风格的优秀作品。

90年代的文学则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艰难前行。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文学必须在其中学会生存,求得发展,这对于文学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文学的定位成了一个难题。无疑,一个没有辉煌文学的民族,一个对文学淡漠的民族,是悲哀的,文学艺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假如文学成为金钱的俘虏,长久以往,将对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将大大滞缓民族现代化的进程。文学商品化带来了两个消极的后果:一是出于对发行量、卖座率等商业因素的考虑,出现了“媚俗”的倾向,文学的经典意识淡化;二是责任感、使命感和孜孜以求的艺术追求精神的丧失。“王朔现象”、“《废都》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但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也起着“淘沙”的作用,花里胡哨的对文学没有挚诚追求的人,本身就缺乏“人文精神”的人,他们在钱和权的诱惑下,背弃文学而去。而真正的把文学当作一种崇高的、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文学家依然“我行我素”,在十分困窘的情况下,把文学继续推向前进。在经过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学的最初的困惑、彷徨和躁动之后,新的文学阵营又形成了。新写实小说在90年